

从小爱英雄

周咏明

我的故乡是一座远离城镇的小山村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，也是解放战争中的支前模范村。

村里涌现出了好多的英雄、烈士等革命功臣，在先辈们潜移默化影响下，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有英雄梦。

赵尚志、刘胡兰、江姐、邱少云、狼牙山五壮士、张嘎等英雄形象早已经扎根于孩子们灵魂深处。

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英雄梦，它不仅是我们对力量与正义的向往，为未来的人生奠基，更是童年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

我上一年级那年，父亲负责喂养生产队里的十多头牛，我与国柱、留代等几位小伙伴经常去牛棚里玩儿。

有一天，父亲刚刚割过青草，喂牛去了。看着明晃晃的铡刀，有人提出演“刘胡兰英勇不屈”的戏。其实，就是模仿刘胡兰英勇就义那一段。

大家都同意。留代的姐姐招弟儿，比留代大一岁，自告奋勇扮演刘胡兰。我扮演大胡子张全宝，留代扮演铡刀手，国柱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扮演敌兵。我们模仿电影中的场景，一场对话完毕，国柱和那个小朋友把招弟儿按到铡刀下，我一声令下：“铡——”只见留代真的往下按铡刀。

“干吗呢？别——”忽然传来父亲的大喝声，吓得留代撒开铡刀刀柄，转身就跑。幸亏父亲眼疾手快，一把接住了铡刀，才没有落在招弟儿脖子上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当然，这次游戏，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每个人的屁股上多多少少地印有各自父亲的鞋底印，并且被拎着耳朵警告：以后不允许演这种危险的戏。如果再演，看到一次打一次。

我们的英雄梦受到大人的阻挠，渐渐地转入地下。比如在村西面海拔500多米高的大寨山上演“狼牙山五壮士”英勇跳崖的戏。可是因山势陡峭，我们都成了“狗熊”，没有一个人敢跳。

当然我们最喜欢、最擅长演的戏大家都津津乐道。比如潘子给胡三酒壶里尿尿，我们也经常给留代他爹酒壶里灌水；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敌人暗堡，我们也用十多个二踢脚绑在一起炸开苹果园的土墙进去偷苹果；雷锋经常帮助烈军属五保户做好事，我们也会去给烈军属四奶奶抬水、扫雪……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演“邱少云”的戏。

上三年级那年寒假，我和留代、国柱等七八个小朋友上山砍柴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留代把他爸爸抽烟用的打火机带到了山上。在当时，打火机可是稀罕玩意儿，大家一个一个地传着玩儿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打着了火，不小心点燃了身边茂密的柴草，烈火顿时熊熊燃烧起来。

可是我们并没有惊慌，反而感觉英勇。有人提议演“邱少云”的戏。大家立刻各自找草从茂密的地方趴下来，一动不动地“潜伏”。

可是说来奇怪，大火离我们这些人“潜伏”的地方不远就自然灭掉了，但是却一直烧到国柱身旁，直至烧着他的衣服。国柱起初一动不动，我们在一旁看着他不住地喊：“国柱，加油……”

最后国柱捂着脸“哇”的尖叫一声，哭着跳起来跑了。回到村里后，我们这些人所付出的代价不但屁股上有各自父亲的鞋底印，家长们还主动凑钱，让国柱的父亲带着他到济南、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腿上烧伤，但是最后右脸还是落下了一片硬币大小的伤疤。

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们的英雄梦这么艰难而又曲折，而且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懂得了崇拜英雄、模仿英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。

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中秋节后，接到发小留代打来的电话，中秋节傍晚，已经是消防员的国柱，在济南救援一家爆炸的化工厂时，脸上被烧伤。这次烧的是左脸，留下了硬币大的一片疤。末了，留代揶揄地说，这样挺好的，正好和脸上那伤疤对称……

我的心“咚”地闪了一下，这次国柱化工厂救援，肯定是儿时英雄梦的延续吧？

周末下午茶

找到秋天

张恒利

立秋后，阳光明而不烈，夏日的灼灼感悄然遁去。风，已写上“秋”字，吹在身上有了清爽。迎着午后的秋风，骑车到市民公园放松放松。

济宁的市民公园，一半湖水一半绿。铺展起伏的绿，深绿，浅绿，淡黄绿，不一而足。湖水静若贤淑的女子，四周环翠。

沿着四通八达的步道，在绿浪中穿行。人很少，在空调房习惯了的人们，还不能体会扑进大自然的惬意。树上已经挂满了果子，黄豆粒大的，拇指肚大的，鸡蛋大的，婴儿拳头大的，脑海中冒出两个字：“秋实”。我能叫出来名字的，有柿子和石榴。

沿湖西岸柏油路，两侧是乌桕树，果子露着头在笑。眼前浮现出往年初冬悬挂枝头的柿子，白白的，似颗颗珍珠。一从树上的标牌让我诧异，“高杆月季”簇在一起的枝干俨然紫荆，竟有这样的月季？最让人羡慕的是紫薇，从夏走到秋，妖娆不减，风采依旧。

继续在湖南岸的栈道上前行，一只蜻蜓在眼前掠过。我数地一下伸出手，与蜻蜓的翅膀有了点水式接触。园林师傅在岸边用长长的镰刀割芦苇，流淌出来的鲜味儿缭绕鼻端。观景平台处，对岸的天空有絮状白云悬浮，闲适的样子。

湖面上空偶有一两只小鸟在飞，或滑翔，或掠过，忽高忽低，它们振动的双翅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远方的湖面上，有野鸭们游动留下长长的水痕。细瞧去，是鸭妈妈带着两只雏鸭觅食，优雅和温馨散落在水面上。

一阵荷香飘来，岸边的一方湖水，碧绿的荷叶高擎，密密地，似掀翻的雨伞立在湖中。贴着水面的荷叶上，有水珠在阳光下闪烁。密匝匝的荷叶中，偶有荷花绽放的笑容，令人惊喜。

闻着荷香，耳边有间断时续的蝉鸣。不急不缓地在园中游走，整个园子好像是属于自己的。市民公园是最适合家属的地方，人民公园小了点，南池公园闹了点，我在这里呆了整整一个下午……

独家报道

1924年济宁学生的“国耻日”游行

王明珠

东地方报告》,其中提及:1924年,济南支部的候补党员郭同志,在济宁七中和中西中学开展民校活动,组织平民学会济宁分会,并发展了20余名会员。

后来的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《济宁中共简史》,都将这位郭同志到济宁的时间定为1924年5月。仅从平民学会济宁分会组织这次“国耻日”千人游行来看,即便郭同志在1924年5月1日到济宁,短短9天时间发展到20多名会员,组织起这么大规模游行活动,还应有更多详情。

从合理性上来说,这位候补党员郭同志,应该是在1924年的年初,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到了济宁。如果1924年5月他还在济宁,他应该会成为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的领导者之一。

另有一名叫“姜道平”的人,可能具体参与了这次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。因为他写了一篇《济宁教育界评论》,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组织这次游行活动时济宁教育界的态度。

这篇文章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的《觉悟》副刊,是目前可见的关于济宁学生“国耻日”游行的唯一资料。但关于“姜道平”身份和经历的资料,目前还没有找到。

当时,济宁城内有大中小学十余所,“除省立第七中校,道立甲种工业、县立第一二、男商与第一女商外,其余教育权大都操在外人手里——尤以旧教德人,新教美人为甚”。

游行的组织者济宁学生联合会向各学校发出倡议书,呼吁青年学生和教师在“国耻日”示威游行,提出“含苦咀辛”“生聚教训”以雪前耻!但德国和美国教会开办的中小学,大多置身事外。

这些教会学校不允许本校学生参加学生联合会和参与社会运动,禁着各类宣传或涉及社会革命的日报、杂志、月刊、小出版物,试图将学生们禁锢在天主教和清规之内。

教会学校的主持者敌视马克思主义,对平民学会的思想、宣传和鼓吹革命的活动非常警惕。因为这些学校颂扬“俾斯麦、毛奇、威廉第二、奥登堡,等那股国际帝国主义者”“骂死了马克思、叔本华、尼采、列宁,等思想革命者”,姜道平抨击他们是“国际帝国主义的宣传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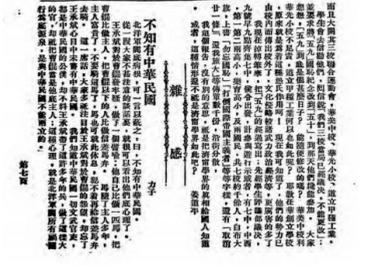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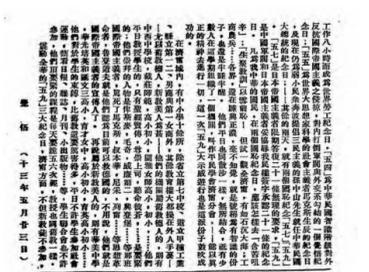
更令人气愤的是,美国教会开办的华美

中校、华光小校,还拉扯着道立甲种工业学校,就在5月9日这天召开三校联合运动会。济宁学生联合会去信劝说三校校董改换运动会时间,让学生参加游行活动。三校校董一致回绝,“我们三校当局已经决议,不能更改。”还要求将“五九”国耻纪念改到“五十”,这样他们才能让学生参与其中。

对道立甲种工业学校竟与美教会学校沆瀣一气,姜道平义愤难平,他质问:“‘五九’到底是个什么日子?能随便修改的吗?华美中校华光小校不足责,道立甲种工业何以能如此呢?”

姜道平叹息说:“耶教在华创立学校,原来就是为着这种愚民作用呵!现在我可知道了,他们的势力已由校内而传出校外了,文化侵略较诸武力政治经济等,更厉害得多了。”

虽然遇到了重重阻力,学生联合会还是组织起“七中、中西、第一第二高小,乐育高小,及两国民,共七校约千余人”参加国耻日游行。经学生评议部决议,游行学生于5月9日早9点在省立七中集合后,听令出发,沿济宁城区主要街道游行示威。



周末济宁故事

我的伯父种衍绪

山歌

次日,敌人从失败中清醒过来,飞机、大炮狂轰乱炸我攻城部队,攻城受阻,伤亡大部,小北门护城桥也被炸断。8日黄昏,我第二梯队3个营涉水过河,再投入战斗,巷战一昼夜,伤亡又是惨重。在无法增援的情况下,被迫于9日夜撤退。

敌人从南门不断增加兵力,而我方攻城人员用尽,加上兄弟部队冲击城内难度太大,虽然一度逼近东门与进攻西门,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,致使八师伤亡2417人,我方则歼敌达3000余人。

两天两夜的激战中,敌人先后在城兵力5000余人,而我两个梯队突破进城不足4000人。“泗州城、三里三,东西、南北一样宽”,双方近1万名官兵反复争夺、厮杀、白刃,胶着在整个街面,偌大个护城河都让血水染红了。

这年10月,陈毅军长以战略家的革命胸怀与担当,给八师写了一封信,其中一段说:“三个月来未打好,不是部队不好,不是师旅团不行,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,主要是我这个统帅行了两个错误:一个是先打强,即不应打泗县,一个是不坚守淮阴。”是的,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,确有百战百胜的经验。

如同八师师长何以祥在以后的回忆录《泗水血战》中写道:“暴雨大水,使我炮兵不能及时投入战斗,使我遭到严重杀伤。暴雨大水,使我手榴弹、炸药、弹药受潮失效,再加上敌机轰炸,使我后续部队天亮后,难以进城参战,入城部队被迫转入防御,遭受杀伤。”骄傲与轻敌,优势与分散,信息与变化,仓促与疲劳,这些原因,此役都已显现。

伯父是于8日黄昏同第二梯队冲击城里的,他和战友们与敌人激战一夜。黎明时分,已战至前沿街口,占据一栋楼房。他把一张床靠在墙上,用脚蹬着,机枪支在小窗口。

伯父是重机枪班班长,1米8多的个头,着实威武。机枪打红了,命令战士弄来雨水浇灭,不停地射击对面的敌人。“哒哒哒”的机关枪声,就是并肩战斗的号角与支撑。城外,子弹密集如雨,只能死守。

19时许,接到师部撤退命令,伯父所在的五连作为掩护战友撤退的连队,当全连只剩60多人时,他们毅然坚守到最后撤离。敌人山炮又数次袭来,伯父身负重伤,后被战友从废墟中扒出,抬上木柎车,用老百姓家的毛驴拉着转移,在被战友架着渡泗水北护城河时不幸罹难。

伯父所在的二十四团,有着抗日的历史荣耀,八师被称为“陈毅袖筒里的小老虎”。其前身包括一五师老三团、五团连队,以此为基础扩编而成八师。他们攻克坚城,能打善战,曾涌现出“华东战斗英雄”郭继胜,“一等功臣”种衍海等著名烈士。《微山县志》记载,这次泗州战役,仅微山县(尚未建县)指战

运河边的故乡

我的家乡济宁,枕着一条大河。这河不似江南水乡那般婉约,也不像黄河那般桀骜,它只是安静地卧在鲁西南平原上,像一条褪了色的青布带子,却系着千年的故事。

清晨的老运河总是醒得最早。薄雾中,卖早点的摊子次第支起,油炸条的香气混着水汽在巷子里游荡。老张头的豆浆摊就在渡口边上,他那把磨了三十年石磨,“吱呀吱呀”地转到今天,磨出的豆浆带着股柴火味。早起的老人们捧着搪瓷碗蹲在河沿,碗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他们皱纹里的往事。

河堤上的柳树最懂时节。二月刚抽穗,就有妇人挎着竹篮来掐柳芽。她们的手指在枝条间翻飞,像在弹一架绿色的琴。柳芽拌豆腐,是运河人家开春的头道鲜。到了五月,柳絮纷纷扬扬地落进水里,引得成群的曹鱼浮上来啄食。这里能遇见垂钓的老者,他们的斗笠在阳光下绽开一朵朵彩色的蘑菇。

晌午的码头最是热闹。运沙船的马达声“突突”地响着,穿橘红色救生衣的人扛着铁锹在跳板上走动,背影在烈日下黑得发亮。岸边小饭店的老板娘系着油渍斑斑的围裙,朝船上喊:“今天有刚出网的鲤鱼!”她的声音在水面上跳了几下,就被机船的轰鸣吞没了。

我最爱黄昏时分的运河。夕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的时候,放学的孩子们就沿着河堤追逐,书包在身一晃一颠的。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走,玻璃柜中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壳,在余晖里像一串串小灯笼。有时会遇到放河灯的人,纸折的莲花载着烛光顺流而下,渐渐变成遥远的光点,仿佛要去赴一个千年之约。

如今的运河老了。青石砌的码头渐渐被水泥覆盖,木船换成了铁壳船,但河水依然记得每一道堤岸的轮廓。某个起雾的清晨,你或许还能听见艄公的号子从水汽中浮起来,又轻轻散在风里。这河水淌过隋唐的月光,漂过明清的货船,它流经我的故乡,把所有故事都泡得柔软,沉淀在河床的浅水里。

闲暇时候,我要去河边走走。蹲下身,就能在粼粼波光里看见自己的倒影,叠印在深处的、古老的相片里。

高山巍峨,松柏常青。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,每一次拜谒纪念碑,我都会想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伯父。

伯父种衍绪,1920年出生在微山湖畔一个农民家庭。因老家门前是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,伯父小的时候,祖父常年使船于镇江等地谋生,又不识字,每写家书,必求于人。祖父就发誓,“砸锅卖铁”也要供我伯父识字念书。

伯父12岁入私塾,读完了四书与诗经,23岁即1943年10月,在滕县柏山乡(今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)报名参加八路军鲁南军区。抗战胜利后,编入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二十四团,成为一名机枪手。

1946年6月,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,着手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。与此同时,我八师先后攻克峰县、滕县、枣庄等地。接着,中共中央提出“出击华中、保卫两淮”,不久山东野战军奉命向皖北泗县挺进。泗县,位于皖东北平原,古称虹县、泗州,属淮河流域。隋唐至北宋大运河流经此地,又恰在汴河故道上,“汴水流、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”因此,我的家乡常称泗县战役为“泗州战役”。

那是1946年8月2日,八师接到攻打泗县县城的任务。当时部队驻扎台儿庄以南的宿羊山一带,指战员冒雨急行五天五夜,到达泗县城北附近。由于国民党军队抢先占领我抗日游击区——泗县,并构筑了防御工事。大户人家的房子几乎都驻有敌人,巷战又是。八师第一梯队用5个营的兵力,迅速占领桥头堡和两个北门,并且连续进攻城区中间位置状元街以北区域。敌人在状元街两个十字路口,挨着老汴河已修筑了地堡与工事,使我军无法向南推进。

员就牺牲108人。

70多年后的夏季,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,我寻访自古兵家战略要地——泗县城。坚固的城墙没有了,曲折有致的护城河还在,穿街的老汴河早已让岁月湮灭,新的绕城的汴河,还有崛起的城区人头攒动,商铺毗邻,高楼矗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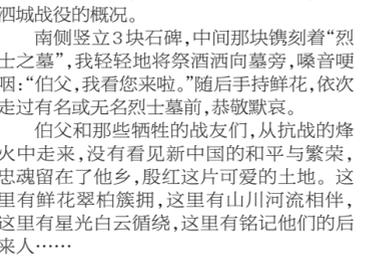
我沿着新建的北护城河(古运河)行走,河宽十多米,静静的河面映出泛泛的波纹,火辣辣的午间,偶有溜河风阵阵吹来。石砌的堤岸枝叶繁茂,草从间的花草灼灼开放。谁能想见,70多年前的泗水之战在这里上演。

当时,作为北护城河的老运河,由于连日雨水河宽扩至30多米,水深达4至6米。我朝着小北门方向走,忽地从水边蹿出一只翠鸟,朝着马场陵园方向飞去。

马场革命烈士陵园,坐落在县城东北部的四山前,原先这里安葬着泗水战役牺牲的指战员。后来,城区改造中散见许多烈士遗骨,师老部队和泗县人民政府决定于2013年出资修建扩陵园。进入陵园,首先看到的是对面一块石碑上写着“追思园”,前边平台刻有文字。它的右侧,是师长何以祥题写的“军魂”两个大字,四方底座上面有碑文,简述泗水战役的概况。

南侧竖立3块石碑,中间那块镌刻着“烈士之墓”,我轻轻地把祭酒洒向墓旁,嗓音哽咽:“伯父,我来看您来啦。”随后手持鲜花,依次走过有名或无名烈士墓前,恭敬默哀。

伯父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,从抗战的烽火中走来,没有看见新中国的和平与繁荣,忠魂留在了他乡,殷红这片可爱的土地。这里有鲜花翠柏簇拥,这里有山川河流相伴,这里有星光白云萦绕,这里有铭记他们的后来人……



一线

运河边的故乡

李恒堃

我的家乡济宁,枕着一条大河。这河不似江南水乡那般婉约,也不像黄河那般桀骜,它只是安静地卧在鲁西南平原上,像一条褪了色的青布带子,却系着千年的故事。